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2





門 4 普 4  
孫 622  
卷 2

論學酬答  
四卷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席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主之萬歷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雒閩之教斥猖狂之說昌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爲衆射之的黨人有株連之旤識者方歎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乃倏而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



吾邑猶謂道威僑胥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立志  
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爲宗以格致爲功以敬靜爲  
養無一而非雒閩以來真儒之學也學微於言符於行道  
威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片言而  
抉理奧者有累篇而抒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者  
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襲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  
雖不見之民社經綸然其孝友爲政師表爲模定居鄉之  
約葺先賢之遺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真吾鄙中任道明  
教之人也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  
俱進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日  
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耳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

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卻是閒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  
會如蛆蝨蝨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威之學闢禪而  
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  
而名自歸之今春云暮道威訪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爲良  
知之學者尙多爲程朱之學者甚少然則道威其將爲程  
朱之功臣歟當必有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  
高世泰書

予與桴亭生同里總角卽相締結爲文字交且三十年爲  
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予與桴亭聖傳虞九  
共期爲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輒相約曰我四  
人外幸毋使聞知非好爲秘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



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懈吾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間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爲但時時目爲迂闊耳顧予與桴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爲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酉申之變予遯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夫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桴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蓋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

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繇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予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闢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確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焜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間或一覩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爾從事竊謂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年以來四方同道之侶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



吾舅氏之學詣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  
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  
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  
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  
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覩道術往來針  
鋒水乳之妙一則覩海內大君子虚心論証之樂凡我  
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  
學蓋同邑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問彼  
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  
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  
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

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取而讀焉亦  
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觀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  
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有未  
相契甚澹闊  
言  
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  
一  
言輒一展誦以當思慕週年  
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  
也變旣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  
遠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  
爲歎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



以字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其得此則其心亦必

自敘

予性頗好友一日之間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  
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晨夕外蓋寥寥無徒也顧每  
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己大率不過數人而已  
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澹間一往  
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  
一櫝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輒一展誦以當思慕邇年遭  
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櫝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  
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旣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  
至遠方之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  
之餘予甥舜光見之請錄爲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



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  
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  
哉桴亭野人陸世儀識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與張受先儀部論出處書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與陳言夏論易書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

答陳言夏齋戒約



卷二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答王登善漕河問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即呈文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答王聖乘論學書

答東海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答顧殷重體用問

答曹尊素論避亂書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倣文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三

答如臯吳白耳論思辨錄書

答禾中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論開劉河書

答嚶水陸翼王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答龔德章無惡即是善問

與禾中屠闇伯張白方俞右吉潘美含陸冰修書

答吳門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寄如臯吳白耳書



答宜興邱文眉書

卷四

答鹿城歸卒恭書

答金陵趙庶先札

答吳門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答吳門劉逸民論梓思辨錄書

答吳門陳皇士書

與陳言夏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鹿城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諸友論學書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同人書

與許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札



論學酬答卷一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  
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  
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每每離動求靜  
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  
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  
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  
生于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  
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



論學問答  
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  
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  
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  
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爲靜其實是  
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  
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爲動其實是靜故  
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  
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  
前夕弟主卽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  
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  
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

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  
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  
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  
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  
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  
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干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  
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  
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  
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  
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  
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



今世道學垂眉趺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  
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  
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  
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  
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爲精  
勤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爲無益  
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卽得之而孔子不爲者然則  
孔子思之以爲無益而吾人必以爲有益其亦悞矣吾兄  
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卽不食不寢終  
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  
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爲也孔子曰以思無益

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何不講學  
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卽動求靜卽動求靜是學之  
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  
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  
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  
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  
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  
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爲木  
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  
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  
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



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質云胡聖賢質與世胥及溺異

學日紛糾墮彼空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友力倡明

格致功時先生著格致篇萬里皆歸實絕學一以興發憤思忘

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忽踐履萌蘖亦無及

念茲存養艱旦暮恆慄慄我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

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流光彈指間四十與五十此時

尙無聞我生又何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  
自強學問無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入其室願言相砥  
礪勗哉其無斃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慾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千起  
百伏歎無了期洎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  
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  
終身唯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界紛攘都是自心疚  
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  
力勇入德粹真今日麟鳳弟一見卽下拜由于至誠非  
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尊著然從醉夢中得



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真吾道大  
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  
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  
窮訖何況下學弟卽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  
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  
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清夜自信生平無欺人之事  
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  
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已兼喜  
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  
晤深用爲歉昨接台札適做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

開函捧讀尊敘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  
教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  
又勤勤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  
弟學質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  
問有不敢自外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  
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  
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  
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  
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  
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  
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



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白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入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稍暇則記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由之耳吾人一身動關天下弊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聾瞶者由此而汨沒由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著者此

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朗一契斯道卽洞見本原區區毫末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菘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覩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字之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陬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



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恆字獨字做得透卽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卮言直土苴棄之耳迂戇之失幸諒幸諒至于弟足不出戶庭目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來書云伏惟道威仁兄足下崛起婁江申明絕學遠近英才皆將稟爲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士裹其素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穉質有笈弗克負荷謹與齋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貴有所發明

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憫不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于無成也則今日者惠然肯來未必非先生誨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貴爲善之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殷重兄齋仰覩道貌凝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卽時時有一白耳兄繼又側聞仁兄躬爲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顧道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已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闈特託相



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就正有道而時會間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絳帷也今月三日忽接翰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晤神交固有日矣相從論學實十年夙願豈敢固辭但今茲之役所未敢卽應者有三今歲初館聞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雖以仁兄之命遲違數四終未敢決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

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邈邈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已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卽退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謹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蒙其中紕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壁上俟秋深氣涼或可借二三同志負篋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卽欲星馳瞻上而寒素之家乏人抄寫



言學酬答  
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覓不得城守書自  
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  
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托友人馳上并  
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  
後知其不可爲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  
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  
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  
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  
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  
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  
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

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  
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  
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  
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厦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  
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遯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  
有就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  
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  
賜還否草草不恭

答書云癖甚疎甚皆非仕宦所宜第一出已完大義不  
能戀戀也讀來教愛我良厚卽日當歸與吾兄講道城  
南耳尊稿久羈今奉還方吾兄草此冊時是何等識見



今復有此種與此種心思否言之落涕大約事事與尊  
稿所言相反耳正令人不敢言也歸當盡之茲不一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問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  
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  
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以來皆然也然  
強侯跋扈而亡各邑櫻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  
矣今吾兄欲做衆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  
大任凡士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  
以當大任而不憤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爲  
不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

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  
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  
吏安其爲長吏督撫正其爲督撫既非尾大而不掉復  
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  
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  
原左封建者偏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  
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  
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  
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訐而天下瓦解四  
海之大郡縣之衆曾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強敵則亦



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爲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強幹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况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遂芟夷之固易爲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

論矣夫法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卽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



論學配答  
十一  
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

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



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已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白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

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勛之其以爲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譏家禮所載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爲四龕以奉神主非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己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



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爲附會不敢爲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爲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爲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

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旣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爲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



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  
位次之列猶以西爲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  
盡乎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  
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  
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  
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  
正之勸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  
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  
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

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  
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  
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  
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  
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  
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  
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  
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  
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卽下筆尙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  
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



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生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

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已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

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論學酬答卷一終

論學酬答卷一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  
 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  
 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鸞湖一會未嘗  
 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  
 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  
 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  
 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  
 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



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于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于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

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校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爲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悞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

而輯性理者殊貿貿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卽目前所見不敢不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



論學問答  
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哀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旣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



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騫於窮大之謂也馳騫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真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

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眞見千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旣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旣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



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毀閘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旣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

家賊無大志潛出潛沒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禡其魄而不敢遽爲啓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諭諭訛訛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閘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桀驚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



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盜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問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搥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玉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巢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視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卽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卽飄然避去母乃止避一身之謗而不爲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爲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卽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况叛端既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旣誅之後又不



聞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啓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爲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爲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予以爲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

其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爲天下誅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爲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然鯀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即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爲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



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既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卽

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污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庖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



也卽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庠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旣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

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共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己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己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



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間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即書義書義即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間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

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己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即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即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即礙忠得孝而即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



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孝卽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

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旣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允龍有悔旣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

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旣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



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真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闢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

云知况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千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入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靜恐後儒悞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真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也然則悞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已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真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札知仁兄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真切問近思之學會之省身顏之克己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固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誤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開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



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往間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實始終顛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卽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也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內卽所以求仁斯數

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卽是仁仁卽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卽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遠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相隔恆如奉教函丈比時卽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卽塵瀆清几耳因



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人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律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郢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未頗有訛傳兩候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爲憂懸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使寄到舍甥處即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爲瑣瀆也

前聞仁兄曾過敝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勵顧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爲歎仁兄高才

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真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就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顧學力淺薄罅漏百端仁兄不嗤爲妄謬反過爲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謄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請教耳尊著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邃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間然也時事卒黃不已總之不從宗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影議一



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爲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有一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

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己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



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哀輯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寸而增之不可得欲分

而減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汨汨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爲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轟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爲聖賢不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爲孔子朱子之所爲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



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即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宜靜之時君子居宜靜之時當預思禍亂之日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

漸見告况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出掠乎目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釁而思動乎處其間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罹禍亂者亦昔日宜靜之區也今日之宜靜者安知異日不轉而為禍亂也倘不預為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於今日也敢請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事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卽曰縱不能回一方之災亦當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揆亂爲避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爲避斯兩得之

答盛聖傳費隱問卽呈周俶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卽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卽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

有未盡也唯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卽在氣上故曰費然卽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卽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



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爲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爲聖人病也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聞有便舟急欲遣返不得再候仁兄一晰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爲耿耿到家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爲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爲向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敝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于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重兵不可敝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



聞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與否而貴州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亂兵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禦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卽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鱗下敲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真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旨何如果有合

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勒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一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虞九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冀便鴻不吝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邁返未獲一證快甚快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兵復攻池泰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八公淝水效靈



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  
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  
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做邑綢繆之  
說斷斷萬無此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  
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  
此少有瀦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  
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  
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  
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卽  
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  
弟卽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

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  
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  
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  
刻尋討向上既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  
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  
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卽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眼便  
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商確同異縱見得影響相似  
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  
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腳用心狠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  
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  
人繕寫尙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



費推敲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奉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竟免禍亂然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即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為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卷二終

論學酬答卷三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如臯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啓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為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



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污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機鋒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以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詭者反以爲真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耻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

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唯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遊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勛哉其尙勛哉素



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感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

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干祈東寄以惠孤僻卽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遯歸卽欲同殷重虞九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其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民構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浮競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



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  
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  
日無復何言唯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  
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  
能担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  
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  
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趣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  
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  
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  
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  
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

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  
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  
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  
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  
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  
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  
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尙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  
遵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寧拘毋放寧不及毋過使工夫  
自強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  
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  
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



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  
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  
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  
二冊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  
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  
卽日尙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願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  
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  
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  
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尙輕無

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  
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  
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  
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  
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  
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  
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  
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  
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  
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  
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



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真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駉駉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堙塞使然且謂此河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爲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

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濬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郊廛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二年之間父老已鯁鯁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



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唯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斟酌

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寧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興大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



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雞犬不寧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

遂不可建乎若夫旣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益尺千日益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鰲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



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彿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湖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旱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邾亶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邾亶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

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尙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便徼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婁地潮沙易於坍漲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令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瀦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



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  
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  
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  
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  
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  
宅池旋入溝瀆卽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  
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  
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  
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  
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  
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

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  
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  
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  
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  
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  
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  
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  
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圓沙仍不能爲此  
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  
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  
不復塞然此數十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



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  
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  
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樣樁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  
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  
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  
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  
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可不慮觀所藏  
櫝爲人盜去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  
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

於家總爲一櫝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  
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櫝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  
惟通政公不可卽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  
人智舍尙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  
宜倣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舍歸而  
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  
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  
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  
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



言學問答  
十一  
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得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

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



言學問答  
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  
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  
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  
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  
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顧以根本未立未可  
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  
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  
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  
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

不意乃入大方之日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  
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  
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  
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  
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遄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  
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  
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  
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  
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  
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  
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



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婁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賡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嗟噫道真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

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嗣絕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繙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穎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効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



論學酬答  
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望卽錄寄此月望日聚  
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  
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  
近舉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  
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  
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  
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  
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  
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

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  
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  
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領諸君子教言  
但以敝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  
否也講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顧諸公振之  
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心賴以未  
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  
倡導後學使鵝湖鹿洞之盛再覩今茲弟雖固陋實切  
擔簦客冬虎阜獲覩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



論學酬答  
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寤寐爲勞翼研兩  
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  
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獎借敦勉有  
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  
戶外屨滿徵遂聲名便能塗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  
戶著述爲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天人正  
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  
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  
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  
而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雲兄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  
道德爲親仁之具乍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怨

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  
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頰首於臯比之前  
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  
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承示  
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  
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臥弟輩放廢  
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  
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  
爲言盟翁其真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爲  
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



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引卽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旣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午未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旣作放人自甘沈痼但

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旣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知己煢煢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微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



言學酬答  
耗倦積懶成癖鞭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  
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罹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  
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  
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  
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耳  
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  
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  
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  
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

艱不得不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  
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敝  
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  
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  
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  
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遼  
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  
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  
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



言學酬答  
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臯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亦足以上報知己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風鶴此事全然怠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

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



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  
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  
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  
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  
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殺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  
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  
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  
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  
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  
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  
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

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  
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  
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  
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  
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  
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  
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徵之氣象見  
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  
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



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愿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嫡血孰君先度温言厲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世護真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予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

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爲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遠之人非羨輩之過猶又也  
故不難當重其難求學對天不餘然向後亦難主其  
之士國則之小為舉以燕五百昔爾一絲不惹也伏其  
志隨而勤其心而勇皆小存其難亦莫望當其進其  
之烈夫謂之賜典觀其門司之衣史實為難然二三  
而合其故昔本其辨說不弓之心流之也策士當聖學  
而兼夫之及日回也其心三凡不致口俱戰隨于之祖  
人平夫子曰回之為人母壽平申亂於一善則尋鋒則  
其心代以非事與誓不難其說不問坐天以心發豈其  
論學酬答卷三終士亦忠志之不望也之不密在昔論

論學酬答卷四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  
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勸至意向  
為兄言顧宜人兄今見宜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  
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  
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  
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胙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皇  
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



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爲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卽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廡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儀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填委亦是一累

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日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卽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聞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



言學問答  
二  
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卽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爲憂乎顧寧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寧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聞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不得執橐鞬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真儒大隱之士出乎其間祈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爲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鞭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葑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真命世名儒之業也遭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



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卽爲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珪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制馭卽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澗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卽日專使賫納原本懇易他冊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慙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擢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輟守先待後所

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切以爲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榷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卽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



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册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羲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疇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井水天風孟德嘆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旣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旦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縱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恠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嘆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



下之寶與天下共之共之請先自愧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抄過一本其一尙未抄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會

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穡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要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黼黻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

之不已而至誓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真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臯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臯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



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卽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覓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已在卽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皇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卽欣喜欲絕旣

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字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棲遲句未仕先名著作郎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冊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可見之施行正與逸疇諸兄商剗之事復承手教倦倦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不能自己於懷者況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冷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人祈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卽擬駕一葉訪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



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九深快幸  
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俟臨緘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  
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宴笑終日  
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  
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嘆服以  
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  
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  
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  
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  
拉弟同過尊齋商畧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

今乃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氣數存耶  
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  
往往嘆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  
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卽在咫  
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  
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  
得已而托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卽  
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  
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卽於我  
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  
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卽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



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即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覩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真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

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已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即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強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



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撼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真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惜未卽致去豈以世俗浮

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簣而尙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卽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涇涇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足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足以知我務自藏匿則



論學問答  
十一  
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已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既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愠耳

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爲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浮僞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忘可不懼哉可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



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酉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

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閤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卽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榭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爲恨前信宿尊館薄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吾世而近大賢有生



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起絕學上接濂洛真傳來  
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  
隨時宗風朗朗仰止難卽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托耶  
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  
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  
與老盟翁真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  
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  
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  
入正恐強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爲良法統祈一一教之  
尊札至婁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  
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

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  
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  
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  
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  
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  
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  
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  
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  
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  
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  
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



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于聖于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

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初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



論學酬答  
古  
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願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爲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邇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旣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

又豈在子輿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感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卽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寶若異珍以不肖弟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冊已讀過先俾旋上其諸四冊尙欲抄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



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顧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教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間幸卽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卽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焜年十七尙未志道此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

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發讀書便有許多疑慮疑處卽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悱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焜父遠出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



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  
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  
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  
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卽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  
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

時焜年十七甫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  
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  
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尙存笥中  
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旣雅愛此書特送觀  
覽要之苟得大意卽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

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  
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  
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  
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  
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  
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  
恐憤悱未至雖啓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論學酬答卷四終



